

明清安徽妇女文学 著述辑考

傅瑛◎主编

明清安徽文化兴盛，妇女文学作者众多。本书收录明清安徽妇女文学作者21人，附民国时期2人，总计23人，全书正文共九卷，分别编为皖北卷（阜阳、亳州、淮北、宿州）、皖东卷（蚌埠、滁州、盱眙）、江淮卷（合肥、淮南、巢湖、六安）、皖西南卷一（桐城）、皖西南卷二（桐城）、皖西南卷三（安庆、池州、铜陵）、皖南卷一（芜湖、马鞍山、宣城）、皖南卷二（歙县）、皖南卷三（黄山、婺源）。历史上曾属安徽省之地区，如盱眙、婺源，均就近录。桐城、歙县因人数众多，单独成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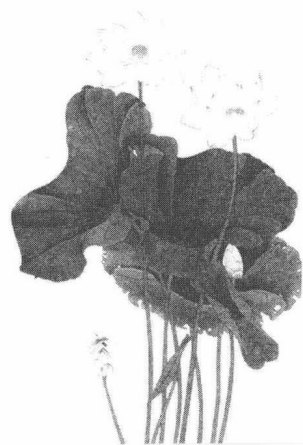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黄山书社

明清安徽妇女文学 著述辑考

傅瑛◎主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/傅瑛主编. 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09.12

ISBN 978-7-5461-0872-8

I. ①明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妇女文学—文学研究—安徽省—明清时代 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9537 号

出版发行:黄山书社

地 址:合肥市政务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41

字 数:750 千

版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98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本书为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批准号: AHSK03 - 04D49)最终成果。

参加本书编撰的课题组成员有:傅瑛、郭全芝、乔琛、邱瑰华。

初稿分工如下:傅瑛负责皖北及皖东地区;郭全芝负责江淮地区;乔琛负责皖西南地区;邱瑰华负责皖南地区。

初稿提交后,由傅瑛负责查证、补充、统稿、润色、编订。

本书出版获得

淮北煤炭师范学院、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资助

序

傅瑛教授的父亲傅安华先生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，是我崇敬的前辈；她的姐姐傅玫教授是我的南开同事；她的姐夫许盛恒教授是我的同窗、同事和挚友。傅瑛教授让我为她精心编著的《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》（以下简称《辑考》）写序，情谊为重，我爽快地答应了；然而内心不安，因为我对女性文学史真正是所知极少的呀。

汇编考订众家文学著述之作，其品质如何，我想要考虑到几个方面：辑考者能否将选题范围内的作家汇编齐全，是否遗漏太多；文学作者生平及其写作的时代背景的资料搜集；所选诗文是否为其人的代表作或重要作品；注释的准确与否。这几点将体现出辑考者的学术功力及作品的学术价值。若以此考察傅教授的《辑考》，我因学识所限，不敢置喙，仅就所知，略述其一二。九十年代初我因给“袁氏三妹”之一的袁机写小传，从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得知安徽合肥女子许燕珍赋诗为袁机的不幸婚姻鸣不平，然对许氏所知甚少，未作深论。想不到十几年后，在傅教授的《辑考》中看到许燕珍的大量资料，真是喜出望外。《辑考》为许燕珍立出专题，先是给出她的小传，接着罗列十种有关许燕珍及其家世的资料文献，最后选录许燕珍诗词二首。十种文献依次是：许燕珍之夫汪人镇、夫家侄儿汪淦为其《薜馥小草》写的序和跋，道出许燕珍的阅历、家庭生活、诗作和保存；《今世说》记叙许燕珍为少年才女；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，录入许燕珍《元夜竹枝词》和评论袁机的诗，认为“实获我心”；《撷芳集》，写出许燕珍小传；《见山楼墨话》谓许燕珍诗词俱佳，录其《念奴娇·咏新柳》；《名媛诗话》论及许燕珍的诗词，特别评论《咏谢道韞》；光绪《庐州府志·才媛传》为许燕珍立传；光绪《庐州府志·文苑传》为许燕珍的祖父许孙荃立有传记，他是进士出身，翰林院侍讲、陕西学政；沈德潜《国朝诗别裁集》亦有许孙荃的小传；嘉庆《庐州府志》、蒋元卿《合肥县著述人物考》为许燕珍之父许齐卓立传，他是贡

生,在福建任县令,归田后读书写作,著述颇富。《辑考》选录许燕珍的诗词是《有怀》和《咏谢道韞》,分别出自《国朝闺阁诗钞》、《名媛诗话》。《辑考》给读者提供十种传记资料,能够勾勒出许燕珍的生平和特点,她出生在宦宦世家,少年随父宦游八闽,显示出诗才,二十岁与无为诸生汪人镇结婚,夫妻感情甚笃,相互唱和,人镇刻意为之保存。她同情弱者、不幸者,赞扬才华出众之同类。工于诗词,著有《薈馥小草》、《鹤语轩诗集》、《松窗诗钞》等。傅教授关于许燕珍的“辑考”,给我一种强烈而深刻的印象:用力极勤,搜求颇富,资料翔实,诚为文学史的佳作。既彰显皖省女性文学先贤,又为学术界提供足资利用的研究资料集。如果当时有《辑考》,我加以检索,就会得到许燕珍的众多历史资料,就能圆满利用她的评论去丰富我对袁机的论述。从自身体会,我认为《辑考》是成功之作,实践了辑考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的初衷,实践了编著凡例的设计与要求。全书勾辑出 654 位明清安徽女性文学作家及其代表作,人数众多,一一为之立传,录入有关传记资料,尤其应当注意到的傅教授为女性作家立传的别具匠心。选辑女性作家及其家世资料,与选辑男性作家大不相同,女性的地域,不只是父籍的,更有夫籍的;同样,女性作家的家世,既有夫家方面的,还有娘家的。傅教授考察及此,将父籍安徽和夫籍为安徽的妇女作家,都作为研讨对象,收入范围;鉴于史籍中有关妇女文学作者记录甚少,尽可能著录她的亲属史事以资参考,令读者能够较为丰满地理解那些女作家。唯其把握女性作家的特点,《辑考》才成为成功之作。

我是学习和研讨历史学的,脱不出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的窠臼。《辑考》汇集的六百多家历史文献资料,给明清两代两性关系史、社会生活史以至政治史提供了研究的方便,功德无限。俗语“长头发,短见识”,社会排斥妇女,尤其不能染指政事,《辑考》的资料,令人看到不少女诗人是那样的关心时局和民生,对太平天国、八国联军、军阀混战,对历史上的忠孝节义之士,对未央宫、《桃花扇》、吴梅村等等发生兴趣,在诗词中抒发她们的见解、感受,谁能说她们不关心政事呢?女诗人以她们细腻的观察,浓郁的感情,抒发对亲人怀念,远嫁的离别之情,婚姻不如意的愤懑情怀,孤寡殉夫惨绝人寰的绝命诗,反映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,可以说关注家庭、观察细腻、感情丰富,是女诗人笔下家庭生活的特点。抒情于诗歌,或许为女性所能,女性做学问,人们往往漠然视之,《辑考》却在不经意间写出女学者的形象——通经史释道,著述征引详博,有不让须眉之处。傅教授辛勤劳动汇辑了如此有价值的专题资料,为此我要说“谢谢,您辛苦了。”

傅教授的辛劳有成,还在于安徽文化底蕴深厚,所蕴藏的大量文化素材,可

供采集。试想“建安七子”的倡导者是安徽人,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产生皖派,执掌“五四”大旗的陈独秀、胡适恰恰是皖人,因此在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女性文人是情理中的事情。傅教授的《辑考》,有力说明安徽是文化大省,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,愿傅教授的书在安徽省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。

《辑考》九卷,按地域方位区划著录作家,分出皖北、皖东、江淮等卷,又因桐城、歙县作家人数众多,而单独成卷,给读者阅读、检索以方便,可见在编辑中尽量为使用者着想。地域排列的顺序,以皖北打头,愚意似可斟酌。我觉得以明清时代的行政区划的序列为好,具体地说,不妨按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的顺序排列。那样,具有明清时期安徽地理知识的人检索起来会觉得便利。再不然,依今日安徽行政区划亦可。不知傅教授以为如何?

冯尔康

2009.10.29 草于

南开大学顾真斋

序

去年,在淮北参加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,得知傅瑛教授正在编写《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》,我很想早一点读这本大著。今年,也就是2009年6月9日的子夜时刻,正准备下计算机,忽接到傅瑛教授的传来的电子文本,初读数篇,大受感动。作为复函,我说:十分感谢您,傅瑛教授,是您的辛勤,唤回春意一片,明清的皖籍才女名姝之作,内心的诉求,笔端的咏唱,使人泣,使人悲,使人叹。

这本书为文学史增色,开出一片新天地。作者研究跨时代的妇女文学著述,也是文化史、性别史研究的重要方面。评价这本别开生面之作,我不想用流行的话,说这是填补空白之作,但却是有这方面的意义。研究历代妇女文学的作品在逐渐升温。以前,如胡文楷的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,1957年版),谢无量的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0年版,收入《民国丛书》五编),张宏生、张雁编的《古代女诗人研究》(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2年版)等;近年来,相关的课题还成为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内容。

本书确定研究的时空以“明清”“安徽”为界标,作者是从原始文献入手,网罗繁富,考订谨严,这是明显的特色。全书九卷,参考文献424种,收录了明清安徽妇女文学作者617人,附民国时期37人,总计654人。全书是从包括《四库全书》在内的各种丛书,类书、史志、文集、别录、笔记、诗话、目录等文献中,搜罗爬剔,披沙拣金,得数千条诗词散文,其功伟矣。

成功的文学研究,要显示作者的见解,这就是要有一种史识,《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》在“考”中有“述”,“述”中寓“论”,寓史识于选编之中,这是本书又一重要特色。

《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》体现出诗文证史的风格。卷一开篇的“邓氏”条之下,所收的邓氏的《游未央宫》、《七夕》、《卷帘与夫子联句》、《和夫子三

出西郊之作》、《金陵九思》、《过华阴题壁》，给读之者以强烈的感受。谈迁的《北游录·纪闻上》载邓氏的《游未央宫》等，写出了“夫妇唱酬，笔墨横飞，争先斗捷”的快乐剪影；而钱谦益的《列朝诗集》载入的邓氏的《金陵九思》，写山河之变，故国之思，正如她自己的说的：

《九思》者，效汉张平子《四愁诗》之作。故国之思既九年矣，寄之以九思，窃比于君子也。

我们感受到诗人的内心之苦，之愁，之思。本书著者在收入邓氏的作品的同时，又节录了《明史》相关“列传”和钱谦益、谈迁、邓汉仪等相关说明，相互参证，善为用之，此即为诗文证史之一例。如果我们能再深入体味，自然会联想到近代陈寅恪的对《秦妇吟》的笺证了。

另外，天长人朱剑霞，应该是晚清人，原姓陈。江苏朱子凡之妻。她生于1882年，时为光绪八年，逝世于1941年，则入民国了。现存诗作《从军寄吴吟秋先生》、《秋兴·和叶明夫先生》八首。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同盟会会员秋瑾和徐锡麟联络会党分别在安庆、绍兴起义，朱剑霞深受影响，痛感清廷腐败无能。她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，一生革命风雨，体现在诗中则是一身正气。她在诗中写出了自己的心声：“二百余年仇恨深，普天同愤国沉沦，若论女子从军者，我是千秋第一人。”（《从军寄吴吟秋先生》）读来，让人热血沸腾。所作的诗，凸显出忧国之思与救国之志：“纷纷事局一枰棋，回首江南暗自期。燕语斜阳寻旧梦，蛾眉新月感当时。欧风墨雨东渐急，簇锦团花北伐迟。愿庇孤寒支广厦，几番相助费依思。”（《秋兴·和叶明夫先生》之四）（卷二，38条）

还有，是本书的收录作品具有重要的社会史价值。康熙年间的歙县人女诗人黄克巽的作品，收在清人汪启淑的《撝芳集》卷二十五中。黄克巽有《弃儿行》诗，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，十分珍贵，诗中写道：

弃儿不得卖儿金，卖儿不识弃儿心。
卖儿母得三日饱，弃儿但望儿得生。
去年怜儿不忍卖，今年欲卖路无人。
枯树无皮草根尽，儿啼无食母亦哭。
昨夜良人死空屋，阿翁今日填深谷。
先死犹得饲饥乌，迟死邻家卖子肉。
弃儿与君君勿辞，但得儿生死亦足。
毒哉遭此凶年苦，皇天杀人不用斧。

吁嗟乎！当年得儿如黄金，今朝弃儿如粪土。（卷八，48条）

读此诗，使人落泪，黄克巽不能和杜子美、白香山相比，但说黄克巽的作品，同样是“诗史”，应当是可以的。宋人李复说：“杜诗谓之诗史，以班班可见当时事，至于诗之叙事，亦若史传矣。”（李复《滴水集》卷五《与侯谔秀才》）

明清安徽妇女文学作品，数量多，艺术价值也相当高，从中很可以看出本书编者的鉴赏水准。全面讨论，俟之后来者，这里只能随机选择几首谈谈一些感受。

金（淑娴）小霞本外省人，是下嫁到萧县的才女。她的诗有婉约之风，读她的两首，就有一番感喟。写思亲思乡的有两首：“朔风料峭雁南翔，又见寒梅吐暗香。时倚阑干频北望，有人京邸忆家乡”（《看梅怀幼安弟时客京邸》）；另一首是：“思亲无计遣情何，瞥眼韶光二月过。愁思暗随春草长，一番疏雨一番多。”（《感怀》）（卷一，6条）诗人的客居异乡，思亲之情，展示于眼前，引人无限惆怅。又如，颍上人李长宜的词《点绛唇·春闺》，写出闺中无限怨与恨：“叫彻黄鹂，难留住韶华片刻。垂杨如织，万缕伤心碧。春到愁生，春去愁无敌。人儿只，相思泪滴，点点啼鹃血”（卷一，8条）这些诗有李易安之风格。

庐江人吴长庆的长女、次女和外甥女吴罄宜（字韵仙）都是有成就的诗人。罄宜的《即事》诗是：“纳凉独步小回廊，柳下流萤数点光。却爱深宵风露警，月移花影上东墙。”诗中情景交融，抒发细腻情感，实为上乘之作（卷三，52条）。

可以比较一下，以“菊”入诗词者实在太常见，有屈原的《惜诵》：“播江离与滋菊兮，原春日以为糗芳。”陶渊明的《饮酒》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谢朓的《落日怅望》：“寒槐渐如束，秋菊行当把。”顾炎武的《雨中至华山宿王山史家》：“松阴旧翠长浮院，菊蕊初黄欲照畦。自笑漂萍垂老客，独骑羸马上关西。”

而《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考》中出自皖籍才女笔下的“菊”，也有新意。李清辉的《咏菊》：“风风雨雨又重阳，篱畔花开色正黄。到底金英真傲骨，荒寒不改旧时妆。”（卷一，9条）

涡阳李氏有咏菊四首，其第二首《咏菊二》：“耐霜自有傲霜枝，人瘦花肥两不知。谁解凄风寒月夜，心香一瓣读陶诗。”（卷一，10条）这些诗、词，少了一些闺中之怨，多了的是如许的真情实感。

胡瑞珠，绩溪人，生活在清代咸、同、光之世。她的《对菊》：“病起欣然一放怀，数丛深浅细安排。休言人比黄花瘦，我爱黄花瘦更佳。”（卷七，12条）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下半阕是：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对照一下，各有情趣与意境。

明清女诗人不少在诗文学识上有深厚修养者,她们的不少作品,诗史交融,虽没有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雄风,但却有伟丈夫之气慨。以卷四为例,这卷收的桐城女诗人尤多,方、张、姚、左、马诸家之女显示出才华,仅出身于方氏家族中的才女,有 26 人之多。如方仲贤,字维仪,以字行,为方大镇次女,方以智的姑妈。方维仪生于明万历十三年(1585),卒于清康熙七年(1688),仅所存之诗,就有一百三十余首。方以智说:“嗟乎!女子能著书若吾姑者,岂非大丈夫哉!”有人评价方维仪的诗,说:“近世闺秀多工近体小诗耳,能为古诗者什不二三;能为古文词者百不二三也。夫人独兼能之。”可以读读方维仪的几首诗:

——《读史》:“天空风暮吹,孤雁相与随,一声阴云下,莽莽千秋悲。李陵怅已矣,苏武堪称奇。颜色忽已衰,陵谷亦已夷。止为典属国,节旄谁能持。丈夫能如此,女子安所之”。

——《春日同邓何二妹饮》:“姊妹相逢老大哀,须教畅叙尽余杯。春风不管愁人恨,昨岁桃花今又开”。

——《从军行》:“玉关门外雪霜寒,万里辞家马上看。那得沙场还醉卧,前军已报碎楼兰”。

闺中弱女子如何能写出此等诗句!

再如,庐江人陈月藻生年不详,卒于 1865,是同治四年,在“一门风雅”之中,她“无事吟风弄月”,从仅存诗作的《秋柳》、《盆梅》两篇来看,其诗确非无病呻吟之作(卷三,6 条)。

还有的女诗人有多方面的才华。诗书画俱佳,其作品,是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合肥人阚寿坤,字德娴,主要生活在清咸、同年间,所著有《红韵阁遗稿》(光绪五年刻本),国家图书馆有藏本。她是诗人又是画家,善丹青,工笔札,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她的《答稚娴妹书》诗句“落叶半床,青苔一径,招停云未至,望之子不来”云云,时人称“得六朝人意”(卷三,18 条)。合肥人李经琇字菊藕,别号兰骈馆主,是李鸿章三女,又是张佩纶之妻,工书能诗,为时人称道(卷三,22 条)。

本书收录的作品,还有一类,作者直抒胸臆者,类似民歌者。乾隆间全椒人氏的郭芬的《补禽言六首》,有很强的生活气息,透露出下层百姓的叹息和愤懑。她在《序》中说:

忆古作家《补禽言》一体，戏为仿之，遂得六首，不无讥刺劝讽之微言，亦欲告世之不晓时务者，有人不如鸟之叹尔。

这六首不妨引录下来。

一、《稽古》：“稽古，为人不读书，语言如粪土。”

二、《行不得也哥哥》：“行不得也哥哥。东设网，西张罗。杀人不见干与戈。行不得也哥哥。”

三、《得过且过》：“得过且过。寒忍冻，饥忍饿。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。到底凤凰不如我。”

四、《麦黄不割》：“麦黄不割。风又狂，雨又恶。今日开花明日落。”

五、《咄咄怪》：“咄咄怪，东家少妇真狡狴。手中不理机与丝，身著朱衣加锦带。”

六、《割麦插禾》：“割麦插禾，割麦插禾。今不劳力，后当如何。”（卷二，7条）

还有是“断句”，但只要有价值，编者同样注意收录。本书从汪启淑《撷芳集》卷十三中，辑录徐七宝的诗，是有价值的，诗句说出贫家之女的胸怀：“数钱好向朱门去，贫女家惟两卷书。”（《谕鼠》）（卷八，101条）

本书编者注意到宫廷诗，是又一类诗作，作品不多，诗意少，但凸显出来的是诗的劝诫功能。明成祖朱棣皇后徐氏，凤阳人，为徐达长女，她的《文皇后诗》一卷，未保存下来。但焦竑的《国史经籍志·中宫御制》中有说明。《明史·后妃传·徐皇后》称：“尝采《女宪》、《女诫》作《内训》二十篇，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，作《劝善书》，颁行天下。”（卷二，31条）从中，我们可以体察她的创作用心了。

中国文学的发展，长达几千年，在文学史上，在诗词史上，除《诗经》中的许穆夫人的《鄘风·载驰》、汉代的班婕妤、班昭，以及蔡文姬，宋代的李清照很少的几位作家外，绝大多数妇女和她们的作品是不可能入文苑之中，即使是才气四溢，也难能留下印痕，何其不幸！安徽乡土才女和她们的创作，几千年以来，更是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晓，真使人长叹息。如果不是《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》的问世，这些闺中人的作品，大概还要沉埋在地下，不为世人所知。所以

我说要感谢傅瑛教授。

傅瑛教授命我为《序》，岂敢为之，不过是写上几则感想，希望能引起人们读这本书的兴趣。

北京师范大学

吴怀祺

2009 年盛夏时节

于北京蓟门桥畔太月园

凡 例

一、本书收录明清安徽妇女文学作者 617 人,附民国时期 37 人,总计 654 人。

二、全书九卷,分别编为皖北卷(阜阳、亳州、淮北、宿州)、皖东卷(蚌埠、滁州)、江淮卷(合肥、淮南、巢湖、六安)、皖西南卷一(桐城)、卷二(桐城)、卷三(安庆、池州、铜陵)、皖南卷一(芜湖、马鞍山、宣城)、卷二(歙县)、卷三(黄山、婺源)。历史上曾属安徽省之地区,如盱眙、婺源,均就近收录。桐城、歙县因人数众多,单独成卷。

三、清末民初人物,凡辛亥革命时未满十八岁者,均收入“附录”。凡辛亥革命之后出生者,不再录。考虑到本书特有体例与风格,白话新文学作品均未收录。

四、本书所录妇女文学作者,均为父籍安徽或夫籍安徽。凡父籍、夫籍均为安徽者,收入夫籍所在地。小传中所列地名,为现行地名。

五、为便于读者检索,本书各卷以作者姓氏拼音排序。

六、本书小传依例载作者姓名、字号、籍贯、父名、夫名、著述作品,传后附录有关文献备查。凡生存年代可考人物,均予注明。鉴于史籍中有关妇女文学作者记载甚少,本书尽可能著录其亲属状况以资参考,并以“▲”标明。

七、本书所录作者资料,力选与人物生存年代最为接近者。此后各类著述,凡重复者不再收录。其中明显谬误,以“按语”注明。

八、本书所据资料来自历代正史《艺文志》及省志、府州县志《艺文志》、《列女传》,并各总集小传,兼采传记、笔记等。但因年代久远,其中一些人只得著作名称或断简残篇,故编辑中凡有别集传世者,均著录书名及收藏情况,虽不尽详备,亦可为读者提供寻求之便;有别集而未得亲见或详实线索者,注明“未见”;

确实不存者,注明“已佚”。无别集传世者,各方采集诗文均录入本人小传之后,并注明出处,以备查考。

明清安徽文化兴盛,妇女文学作者众多。限于识见与能力,本书所辑,必有遗漏、误差,欢迎各方指正,若得再版,必将修订。

目 录

序	冯尔康 1
序	吴怀祺 1
凡例	1
卷一 皖北(阜阳、亳州、淮北、宿州)	1
卷二 皖东(蚌埠、滁州、盱眙)	27
卷三 江淮(合肥、淮南、巢湖、六安)	53
卷四 皖西南一(桐城)	118
卷五 皖西南二(桐城)	214
卷六 皖西南三(安庆、池州、铜陵)	311
卷七 皖南一(芜湖、马鞍山、宣城)	345
卷八 皖南二(歙县)	405
卷九 皖南三(黄山、婺源)	506
附录	564
参考文献	597
人物检索表	616
跋	纪健生 624
后记	傅瑛 636

卷一 皖北(阜阳、亳州、淮北、宿州)

1. 邓 氏 号太妙。泗县人。明崇祯至清顺治间在世。邓愈后裔，文翔凤继妻。现存诗作《游未央宫》、《七夕》、《卷帘与夫子联句》、《和夫子三出西郊之作》、《金陵九思》九首、《过华阴题壁》。

[清]钱谦益《列朝诗集·闰集》卷四：天启初，余承乏外制。太青督晋学，考最。……继室以邓氏，故宁河武顺王之裔也。太青鰥居，谋续娶，家固有并头莲之瑞，作《嘉莲诗》七言今体四百余首。邓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：“此真可以婿汝矣。”太青喜，遂委禽焉。既归于文，太青以谢蘊、徐淑视邓，而邓则以孔、孟、伊、周庄事太青，交相得也。太青好奇，如子云构《太玄经》，以邓为其童乌，覃思少间，相与论李诗韩笔，磨研曲折，太青喜而忘寐，不知更漏之深浅。春秋佳日，奉大夫人板舆出游，访未央之故丘，问城南之遗迹，登车吊古，夫妇唱酬，笔墨横飞，争先斗捷。……壬午春，病剧，遂不起。邓为文以祭，叙致婉悉，关中文士争传写之。逾二年，关陕躏；又逾年，宫阙毁。邓老矣，以才华为寇盗所知，沦于阆，遁于秦，流离于幽冀，迄不知其所终。然而自秦之燕，邨墙旅壁，泼墨留题，人多见之，往往皆黄鹤胡笳、漠南塞北之语，或以为尚在不死也。江右黄国崎石公，太青之桓谭也，告余以邓后事，余闻而嗟悼，遂录武恭人之诗，而以邓附焉。不独存二氏也，亦以慰吾亡友于地下尔。

[清]谈迁《北游录·纪闻上·后宫内师》：真宁文翔凤继室邓氏，定远侯之裔也。其姑字秦邸，氏往依焉。通慧，工绣、绘、书法。文翔凤壁之。尝从游未央宫，赋诗：“诗人醉卧未央宫，笑弄晴霞映酒红。落叶渐随寒蝶舞，高秋爽气碧烟空。”又和翔凤诗：“幽人问水更携琴，好傍清池发妙音。曲径横穿花意密，重台斜拂竹情深。荒篱媚菊含金笑，疏木寒禽弄玉吟。欲攀艳日留歌舞，纵迫归心恋暮岑。”氏既嫠居，后李自成陷西安。前参政张国绅，故文之同年也，言邓氏